兩朝從信錄

設將領

守要害

議兵餉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彭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官兵城池臺舍廪餉屯漁事宜

一議專設遊擊一員駐彭湖仍以二遊兵兩把總隸之再添遊擊標兵一千一百六十名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犄角之勢一議中左地方逼近彭湖居漳泉之咽喉稱要害宜仍移南路叅將札守撫率十潑必須泉南為其節制而浯銅金門高浦中左各營所切近地方有警各官軍尤聽不時往來調遣方無掣肘而西寧為泉門戶宜移泉南遊擊駐劄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增兵之費而得汛守之資矣一議增兵照得彭湖遊擊一營水陸官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查彭湖衝鋒遊巡兩營欲設舊兵共九百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

添從役

築城合

九名共二千六百零四名議處該中標守備一員轄水兵八百五十七名領船四十九隻分屯媽宮等處左營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四名屯媽宮後嵵沃分汛太武棗山龍港諸處右營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三名屯風櫃任兼顧蒔上漁西寧看守鎮海營等處俱聽遊擊調度哨宜中標立水哨官六名左右翼各立哨官四名共二千一百餘名水陸分佈首尾相照亦可以壯軍容而保藩籬矣第兵行標從未有增兵而不計餉者查歷彭湖中兩遊每兵月餉九錢春冬兩汛至彭防守每月加給行糧三錢今議長城彭湖不許收江南米內地緊給月糧一兩二錢每兵一年該餉銀十四兩四錢一議添設遊擊設監員役一百名速水陸新舊兵通共二千一百餘名歲餉二萬八千有奇而細罷衣甲等費不與也除舊兵原餉外約增新餉二萬三千兩凡行布政司撥餉道庫查有節餉一項歲計得有二萬餘金以海洋之境供防海之用似為本分其不足者臣查別項無礙者補之總之下御彭屋之時為計處底不至加派病民滿居病官派一議彭湖築城濟進建立宮合營房查得彭湖菜城去處涯媽宮去寬遠寬擬水合陸營非稱形勝合無於此地築城一座門向各湖三十丈為

一丈五尺厚半之約銀五百兩城內把遊擊衙門一座約用銀一百五十兩把總二座約用銀五十兩遊擊衙門外起蓋倉廒二座收貯預備米糧約用銀三十兩陸兵計一千二百餘名大約以五名為一間該營房二百二十餘間每間約銀四兩哨官房舍約起造二十餘間工料各加營房一倍每間約銀八兩以上通計用銀二十餘兩應等項銀內動支一議彭湖路將之設越在海島以控制海防威臨夷寇較之沿海各將官稍加體貌似應改副總兵銜門兼協守職銜照例賜給勅封旗牌外念彭島門孤懸羽書鄭重仍欽給關防印記一顆以重彈壓若標下員役中標守備一員左右營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旗牌官三員聽用官十員各役錢糧槩於新增餉內遞支非此不足以重將體威臨島夷也至于事權則尤宜節制于南路副將庶輕重相維內外呼應有臂指之勢無隔閡之虞矣一議屯田彭湖險島城在海外惟傀道向稱艱險闢此島頗稱饒腴議者以為開墾耕屯可佐軍需查彭池故沙磔鹹鹵日南平坦無高山以閣之颶恃射不堪種植惟中墩山南北及龍文港沙壩墩稍稱肥沃處可得田二千餘畝但驅荷戈之眾轉而緣南畝勢必不能合

築鎮臺

無懸示聽官兵自行開墾收獲予粉一切不問俟成熟三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耕者亦依此法行之此一議也又彭湖固漁藪也若招徠沿海漁船聽其搭蓋漁寮給處隸票行什一之稅以海為田固海濱之長利莫非軍需之借資而必播種乃稱屯田耳此一議也一議築鎮臺查得彭島浮于海上德獨天塹其地平灘迤邐有類蛇勢陂港參嶼甚多其江洋空闊可以棲泊巨艘惟媽宮暗澳澳口兩山對峙左為風櫃仔右為西安計水面相距五百七十餘丈而案山峙立其中最稱要害此夷向日據此以窺我守也向為夷之所必爭今為我之所必守合無于風櫃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鎮臺城一坐

科臣霍維華疏曰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衊 宮庭虧損
聖德如所謂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已捏形章奏貽惑聽聞更欲宂入纂修 必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叮嚀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册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晏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亦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
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
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此羣臣見
皇上卽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
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
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三人攘臂自
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紛也臣常問其槩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其跳怒罵有如今選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許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暱而形就也

係是而播自后之說係是而煽垂簾之議係是而捏宮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係是而興盜寶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為祟漣與光斗等人滌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驚擾
選侍之衣飾併攘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妹生貌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乖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

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當中
死、此不過假盜寶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黄克纘據法力爭、剛諭保全、侍父不得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毆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喘於犴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波槩可推

矣臣以為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揚蔽稽停迄今讀

汎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

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母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乞哀
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
也當日
皇上一見羣臣安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
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皷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

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為功之說，邪黨恨之入

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並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

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市功耳，乃移

宮之說甫出，遂使

選侍徒跣奔避，逆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掄之也夫寶誰之寶、選侍之物寶、先帝之賜予也、以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掄而還之皇上、臣固知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選侍之奩簏撲而乞王安之橐橐、不罪掄而罪盜、不亦顛

倒之極哉王安承聲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

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

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奧援線索潛通禍福

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

然非輔臣劉一燝攙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票

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

敗一燝懼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徼遂提取劉朝等之

明古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此死不

足賊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為報復驕[illegible][illegible]

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況矯

天子詔一朝而碎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逮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

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
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
政授意纂修實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萃起而爭委出忠愛
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宸衷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晏然未嘗有他說也、儻果有如奸邪所捏稱廢立巫

蠱之謀、則

九閽邃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萬一、乃徒藉

一風癲之張差、白挺持梃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弑、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廷元之奏報

鞫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白瘋癲、獨

贓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等

無端造外謬之說、聞張差為山閒窑戶、龐保劉成領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點使費多金
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爲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璫、不勝憤
忿持挺尋覓、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擅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覲賜剖决、其開釁骨肉流毒搢紳、可勝道
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内、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宮庭原未有嫌、疑猜忌之情、益大彰

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爲甚、

以致夙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

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而病耶、究

竟在疾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爲也、病而女謁

耶、岌岌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爲也、況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附

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夙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孤疑之說矣何爲
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問病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卿科道官
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凡
嗣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蓋百廻腸而後敢一啓口
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之君、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聞目見者、
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後神其藥之命驗、羣臣無不忌幸
一試、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否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昃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詢日止可一丸強之乃再進一丸而

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証況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恐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于大漸之勢

耳卽今日豈遂志銜徑無已之情哉孫愼行自扃年之後

起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鴆之慘加從哲以弒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弥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撰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
輕易進藥不能無罪若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
問達削去前段以上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出並收會
奏為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姦謀承望風旨
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違心儻有半不

半生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王志道徐大[illegible]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累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瀾定千秋之鐵案昨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升天不進藥亦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必深求乃業知

康照難欺真情難奪猶瞞心昧己倚遣戍以存不了之薪火亦太毒而狡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毒

先帝耶即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於愛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究、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耶、何爲從哲偏受其誣噫愼行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丁巳被察從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從旁唆弄、日以報復爲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光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勞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繇今而論、孫愼行斥矣、李可灼之遣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足、理本相因也、據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日亦各有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明逆非剌之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兇罪惡貫盈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江西監生楊維休泰昌日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註

朝廷之起居且剌及

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授意旨則揣合嚬笑真無忌憚之小人豈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黃克纘王
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衊如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
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并宣付史舘務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於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

先是御史徐景濂亦言禮部尚書孫愼行覆疏稱方
從哲孫李可灼紅丸爲弑逆罪案付史傳　鉗讒誣移
宮一事自附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陳問從哲也不乘
此亂賊之膽使忠義之思哉臣職上疏切與諸僚備
不明白一言告之
君父質之天下後世而冒爲言弑逆清史辱則不忠之

尤也，竊惟世道有公是非，人心之真是非，是已。今日試從哲，且勿問其他，凡吃緊者，弒逆二字，須辨其真不真也。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止譏削而議奪；不真則天地鬼神猶默鑒之，誰敢殺人以媚人乎。

皇考期月，數歸其論萬年

天子，只緣體弱，藉以哀傷，當其　召見文武，璫請

太子為堯舜之君，若已知自無起色矣，不與

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舉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之藥，么麼可灼，安所逃三尺，僅僅依倘藉乎哉。嘻，太縱矣，責以不誅如之義，從哲自當心愧，而必曰薦醫進藥有弒事，焉匪特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恐　天上之靈不康，臣子所不忍言者也。夫紅丸之即為利亦，臣何敢知，第總當同受　顧命，鳩立藥旦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　張維賢在，有閣臣劉一燝、韓爌在，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如華、黃加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以為毒乎，群疑之，當必有抗顏力爭，而何必闕然忘語；以為丹乎，群信之，不必有未達致嶺，而朔以耦俱無猜無，亦勞處彌留

主與臣交迫於　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亦同，誤弒逆大惡，誰甘獨承，是　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

虚心照之，平心衡之，而已了然矣

居宗伯獨抱孤忠也。臣萬斛不敢以受獻謗
先帝，以賊逆究舊臣。而結婚諸臣也，若夫 貴妃
封后，不早爭禮部之先，諸號稱恭，不得訂降王之委員
之議力。全大擔當慎行歷數而督過之。誰不避之而謂
此亦賊逆事，臣子所不忍言也，獨有發
宮一節，中外久疑，臣訟言之可乎，蓋當丙湖再泣寶御
未登，即贊其濡于燕後，大原無煬忠少長之嫌，不借羽
與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 社稷之主也，遙傳鍾愛於
先皇，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兩宮比也。節於別殿，則名分肅體統嚴
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韓
中主以孝治也，不成清寧乾寧哉，彼于然一憤然嘆一
女，遊留不徒者，何故，豈希冊妃之 遺命耶，抑有要挾
之隱謀耶，宮中一段真情景，亦誰識哉
皇上自知，雖然獨斷中貴之耳，臣察之耳，皆風影也，自
垂簾語出，而
內廷閧然矣，促移宮者輒撰為奇功矣，自李黨語出，而
外廷閧然矣，言一 加恩者幾中以奇禍矣，豈乎，此弱根

妬者乎或曰債師怯而貪平時擁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為

國裁餉者是不然夫債師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如一師得為八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金中裁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履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予粒若干名備細報部移洛木兵照軍加功銜係一等以開屯減餉立多寡為本帥賜爵之崇卑彼目矣否以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尤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斷斷無疑矣第不圖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

然後見日求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為，此非屯之罪也。

又屯墾之後，積穀滿家，倉弁橫索，起稅催糧，致攻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鞠為茂草，而曰屯不可為，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餉金可省，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強，可戰可守，可農得免措借，中外不至竭澤，所謂久安長治之計，豈非耶？若夫順天時，因地利，買犢計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略在惟當事者亟圖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 臣 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

國計實賴此一舉矣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略事有三着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搗巢之機括策遣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眞石畫也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煩該部那湊術窮內帑搜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開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兩俱發二廠貯收仍

着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同給發支用、俱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趲工程早完、

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冒破侵欺、違者從重參來、必不寬赦、該衙門知道、

五月

御史顧宗孟謹陳清越例以令官疏曰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遴選多事不可濫用貪帥以致越俎紛紛

赫赫

王言直令司馬驚心而職方動魄矣　臣感時觸事竊謂改貪得官以官償貨者不獨大帥偏裨爲然只各路領兵把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託通賄此貪之藪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撫臣人人若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據實爲

皇上陳之

國家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大
題授守把謂之
欽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准游兵二千分關
一方其責重若此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
道中軍所司不過奔走傳宣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輕用加銜之例止聽各撫臣就聽用官及候官中
擇其人地宜而才俊者拔補之謂之名色把總經撫按屢
薦方
欽依此舊制也兩年前突將名色把總之缺改爲部選濫
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式者彼或多齋滯

不得徼一命之榮或予以開地不得叨一旅之餉致令
不平孰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營多
稱貸但得千金之費遂儼然三品之榮黃蓋腰金明騎賚
從烑燿于道問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祇以
請託通賄之途猶隘特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
至此極矣至于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名色原無重
費不必挨叙今况以多貲得官必以剝兵填壑月糧幾何
堪此名色人與官相宜官與兵相習臂指之勢易連緩急
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相關操演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
心鼓舞其可得乎臣故謂欲杜魁倒之原必請復營官之

制仍改部選名色更有數便焉裁原給之費可以餉兵省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補以為招則水陸哨官各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徑行申詳撫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言矣三科武舉濫受

伏依此兵部兩年內之政臣故得陳其悉如此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色缺者盡數列名具

覆行各撫臣盡去員缺聽撫臣從公推補如有復選者該撫臣指名參究此亦杜尅削之一大端也

言爲之法
竟驛遞第
一諸政

御史張櫃直陳驛遞苦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即其職然（得要論之大體）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覩今天下有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力爲調停而竟因實益在科道屢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臣所令衝衢身經萬苦茲蒙

聖明不棄拔置西臺且當

朝政維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則敢先言驛遞之害而後及職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若之其需索刁難鞭朴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尤未身當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

任，有馬頭十數輩、牽騾馬十數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所稱本役俱係富民，貧派走遞，有應役十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盡囊空，業無立錐之地，父逝子代，永無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於此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無何其中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遂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尤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即以調停驛差為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單撥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付愈速，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覺艱，開料理則有管遞

領見真心行事

官方可見

之法有前任知縣耶存性之條議在臣於是備查故案飭竭愚衷其買貢馬騾羅妝草料俱照市價毫不虧若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顧覓料草之收放槽櫪之安置與夫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遞件安排每時查理益舉當官之心力强半巳注之于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隨是驛有接替之便而旣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禁巳去太去甚 臣自惟彼時蒞剔若心不過為身家地方之任力救湯火之民凡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縣巳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迺目今第一大

民間大害
不可不除

苦矣若矣

吾身是職者非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賠馬借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脚陳稟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榜之豎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在今日其視借途之過客不啻如莅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即指之爲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隷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爲反間而主翁之慣伎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恃一時摘奸剔蠧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亦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

成上官之
財衆觀而

實心爲難

年迄無幾計致令富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執其妻
鬻子而恐于從去驛遞之害一至于此憊亦苦之極矣臣
計河內雖小不過海內一隅猥臣頗愚蒙才非通達然實
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符衙衛者固
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
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燎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
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被痛快未有如此法
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檄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
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果始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

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做倒河內俱行官養
將殘黎漸就昭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川。王之
寀逮訊追贓。
科臣楊所修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略。分別編次成書。刊
行天下。
户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銓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是選

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閣試之法、以選

之酌爲論爲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節所以督課而成

之、其上者備爲台輔之選、而其次者爲解節而分布用之、

要于會其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愼也、乃邇來選節則似

有不盡然者、詩論不必其博洽楞腹也、而以書筒妝之矣、

寫字不必其清眞瀟草也、而以如椽妝之矣、或捨世族而

閥閱之冑、撥中秘爲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貪緣之輩、視

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奔謁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

厚之室、華金輪璧、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即

稱貸而弗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禁恐餽暮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叟推門之稱者則實禁其奔趨將

明旨自

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敝筆禿無益得失之數

而

王言於赫直弁髦棄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處女將適人宜自瑩覗躬以無忝於歸而奈何以貪淫不問自壞其貞耶職意此三百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

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綱紀國是行將賴以撑持而鎮定尚于始

進之一時一開倖營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驕人有愧玉

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耻掃地又安望其羔羊素

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

而重孤

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減爲四十之數示慎示公凡以杜

倖售而求眞人海內方隅之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法一

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爲館選之路不塞而

明旨之奉行不嚴則僥之路終不破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政以需劾用外即宜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鞍馬略如朝
觀禁僥濫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僥遺何禮如係鑽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此時之靜躁註考官之貞邪焉
成古格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輓近之倖竇矣而又鄉許宜稀也則重鄉舉以鄉之人褒地相接耳目相習某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梗槩如謂鄉

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親爲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爲採訪。畧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即以所舉之真賢爲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遊心之語矣。考閱宜嚴也。詩論寫不足以盡人。而

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即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贍典而有關者焉。而傳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寫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賭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闈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畧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僞投矣。

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謀百鑽而總盡于餽之一字。

舉餽之鬼運神輸屢奉

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爲奉行之一言。實爲奉行而

餽不行。不行而僞進可防真品可核將銓選得人共養之

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蘖之良吏于以清始進而儲

相器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 臣愚幸甚

廟堂幸甚

六月

初一日冊封衡魯慶漵周蜀德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内殿祭告遣正使郭與言門可陞等十八人行

可貴有益于民生吏治

禮科葉有聲司牧攸重疏曰觀 國家外征兵内征餉有織毫不從民取辦否而今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氣息奄然所為昭蘇而生息者惟此二三司牧是賴顧自去歲

此情真語

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澄汰者澄汰復任者未即之任而僅以此孑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刼之手不知數月來剝削幾許元氣㾹閼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令也如嬰

赤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予以祗席也更不啻父母之惟其疾之憂也幸而日今大選近矣新令尹之叱馭有日矣然而愛拚喪寶全從此立脚孔邇何慕全從此處着根是安可泄泄從事已者且不必縷悉當官詳引治法即就新任一事言之而切爲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疲之甲科應急也憑限之充期應嚴也交盤之錢粮應核也到任之陋規應裁也上司之叅詞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選之擇地者曰吾寧淡無濃寧簡無煩風氣水土之不習寧近無遠使其果淡果簡果近也猶之可也而否則圖度地方者于已不勝珩丰之思厝抑借欵者于人不勝市德之

想月令當多沓情面日後多一番葛藤則何如東西南北信命潔潔淨淨一絲不掛直直捷捷展布自如者之為得也臣所為營缺應柱者此也各處共此土地共此人民何至極敗大壞不可收拾其始蓋緣一二鄉貢闒叢之輩穢漸養成即有起而更張者又吏議隨之由是甲科畏足不入而疲者益累夫人欲于其所甚易而强以其所甚難今即不能復遐徐之例而有能于此中苦心調劑者荐剡必優以前第行取另列為異等如是而甲科不售者未之信也臣所謂冲疲歷急者此也諸臣由新選以遂計偕作客已經歲月晝錦似可道遥獨若代庖者原有傳舍其官之

慮、而關將至者益不勝五日京兆之思、錢糧停征、復將新舊不并征矣、詞訟停獄、復將前後不并獄矣、夫一命服官則官事即我事與其濡滯鞅掌而無救惰誤。何如作速料理、而早得清楚、此非但為地方計。亦自為計也。臣所謂憑限應嚴者此也、凡一邑額賦京邊為緊雜項工食之類、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而不樂解京邊也、于將離任為甚彼固將留此宿逋而以需之後來、夫以後人代前人征比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人參罰則功令不信切為莫如于署印交盤冊內、明註原額若干征完若干解過京邊若干申詳撫按而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為

署官者有參罰緊迫于後不致蕩擲金錢而爲新任者貽分數裁分于前亦可安意催科也臣所謂交盤宜核此也

士人之初試爲令也猶處子之初嫁也是何等觀望所係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衙宇什物一派照取甚之里甲有見面禮胥隷有公堂禮不肖者猶存乎見少即賢者亦且因之爲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振拔何如立定脚根脫盡因緣提起精神抖擻一番庶幾割捨爭盡規恢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急亟以卓異優薦以示風厲者也臣所謂陋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槧旋膺簿書即甚明敏初時亦覺戛戛心手不相習而須

又疲馳鋭銷時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接短接
路隨叢晝夜乘風又得伺其意旨而揣摩之曰寛也曰嚴
也曰明也曰暗也因而上下其手則新官之坐席未暖而
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自道府一謁而
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禮數下問輕假嚬笑而
後為所當為習所未習衙役不得占風望氣也臣所謂參
謁宜禁者此也臣惟人各有才見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
情即植于本等職業注之逢迎上司即疎于鈐束左右夫
管缺也冲疲也與定限也所當内而責之銓司者也交盤
也陋規也與參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

也夫選缺之不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與嘉湖杭相錯如繡且烟火之相望曾衣帶之幾何類往往易地而官于是而或闕說也或抽豐也或撞太歲也前驅未離其境上而奸徒錯趾于道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知交誰無皮面于其望之斬釘截鐵以買嫌怨孰若遂之瓜田李下以省粘帶乎此在一省如此而他省可知也是又在司銓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營缺者之非善自愛也臣以選舘宿卿輒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這本說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與杭嘉

湖士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爲確論、

浙海官兵擒滅遶盜撫臣王洽奏捷、

三月廿二日外洋有大䑸劫賊、稱王稱帥、僞用寇印年號、日國元帥將軍等旂幟、自稱紅衣夥、連䑸入犯、本將士用命、賈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燒燬一隻、擊沉二隻、擒斬級一十三顆、擒獲二十八人、紅衣諸賊赴水溺死、奪獲旂幟礟門火器腰刀盔甲等項、一百餘件、餘賊遠遁、海氛頓息、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謹奏爲奕世國恩宜報、狡奴逆命當誅、不費纖忽金錢、自備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職勛裔應襲、幼孤未嗣、叔具結保赴部候覆、正値奴虜猖獗、又稽　天討、征兵屢値、海內騷然、職自揣時艱、敢愛髮膚、列在勳舊、義切同仇、敬陳勦滅

得人一議尤緊

湯有光曾從侯有功薄醉土蔭木危厥論所肥氣識未可予武

逆奴之策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奴賊之發難七年矣凡議戰議守者言三方布置矣然皆後脅上之虛文而未嘗有布置之實着件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門為正兵沐兵核餉以轉弱而強則當關者貴得其人也毛帥為應兵設立將官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兩軍之中而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指遼陽者此奇兵也職瀕與同志湯有光李熙範簡選親族胡雷助韓呈策接應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費又無騶遁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惟願我

方中丞之蘇州衛人

壯哉

皇上鑒職等一腔血誠，勅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勦，定當恢復故地，縛逆奴而獻于　闕下，于以報累世豢養之恩，光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虎千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具陳，合用事宜，另具條議外，臣無任激切之至。

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埸積弛之情，疏曰：今日　國家之洞敵，以天下之大，奈逆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逆為言，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彊，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横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

廟筭之先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誓之，其一切用綏，用急，用援，用掠，用間，用諜，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襲之，其弃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為老而欲，思而病者，憊憊之談也，議闕以為今日堅明日圖者，堂雀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急，又嬰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為催官之符，尋題目為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輸輓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中兵而以

文墨倒行之法也須叓圖已難停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挫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　朝廷尚示模棱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月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遷回隱忍乎總之有徹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纓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日之逝為今日之計請籌樞輔三方

到底爲兩截人識者已先見之

策應之略以及師情之分合逆情之著敗可平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扎平島招撫流民結連屬國分屯操營倏來倏往以擾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削十月旅順失陷腹裡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似乎匣傀儡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與其在　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跡矣疑前奔者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曾有功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

遣智膽兼臣一員開諭六番盤踞六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容毋躁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彊之瑕釁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䟽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東仍亦鼓鼙中之錚錚者移鎮登州責專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槩托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堦伏精兵于灶磯牡厲諸島伺其來窺潛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軾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且烽傳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援亂以懷

成局此其語意大可揣疑所宜亟勅登撫就中擬量督責建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肇基之地氣而杜登鎮之覬覦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為護持之左臂邇因遼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分割之內脩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柵否乎時久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官祗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數絕無關與抑亦撫鎮道將幾番更易將驕無以見兵而臂無以使指與舊督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

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釁者也三方越大海阻羣山或會至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楡關大帥扼機權而居其會以振卒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焉

五載行間原無寸緊一旦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宜蚤殲奴賊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己不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著彌縫之術偏工當開假鎮征西羌二十年未嘗日假蓐雖出

何虎可畏

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煩樞輔之調停也餉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晋匿多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爲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寇指揮厝彪臣通判柯仲炯其被劫之著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有狼呑虎噬之形軍有獸驚鳥散之象乎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有赴湯蹈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籠蓋于三方諸將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詩書盈篋不敗樂羊之賢即有街亭之斵戮無損我侯之重者樞輔採輿言而更置之何

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契丹戒無生事王瓊爲兵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闕而守仁何在臣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彊塲屢騷天怒有加而爪牙先挾職所爲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餘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何人不弛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倉卒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途而移于　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從下求安專務朘削之利文士在隊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審邊

此疏方循不避忌諱

事貴暇遑士不可不復亦不宜驟復將士不宜忘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容指麾不暇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忠臣自失賊滅則生不滅則死綏則僨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玩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振之而不得在　廟廊振起之職不願　國家遂弛軍法使衆職推委人思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弭獘疆場之要務也職一腔血誠不避忌諱冒昧上聞伏祈

聖明俯鑒施行

沾益久淪草莽至是始能治之

恢復沾益城池

雲南撫臣閔洪學奏云沾益之爲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爲營火者四十有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亢供手而受職事焉至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后所官軍自天啓六年閏二月設科合安效良爲亂而四十八營火不知有朝廷矣天啓二年十月烏撒后所官軍弃城逃散而州丘墟矣近臣受滇事以天啓三年九月計擒設升使報夷失其頭緒至是乃議恢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遠死其地遺民失身亦佐其清經天壟會逆稱時下土職承襲未易輕復不若錢粮站馬姑一切暫須之流官爲之布列條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知有赴州輸粮者矣此臣所以經理沾益亦有深心兵雖不駐城而異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關會三貲決絕處分不容不俟大勢俱結今日耳款收血腔詳臣前者屢疏沾益急復沾非臣意也惟是沾城一日未復滇之餘局一日未收茲頼將吏悟据之力沾無少虧欠亦眞言滇亦庶幾仰徹

皇上之靈可謂金甌無缺矣一時在事文武戮力同心賢勞並來可泯而宣撫沙源急公赴義出兵三日自備糧

恨餉、協守城池、在土司中尤未易得、伏乞　敕下該部

案奨、一體議叙、仍于沙源稍加優異、以示鼓舞、庶漢土

得土、益知

兢勸矣、

水藺烏霧三逆合兵數萬窺沾益敗走之

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帥府之親也、其順與逆、惟

水西之視、滇年來以款賊兩字誘之、縻之、豈得已哉、以

滇在井底、餉斷援絕、數千枵腹之師、與無如效良何耳、

兩年之間、效良亦佯爲恭順、自擒安應龍以來、不意所

遣獻功之人領文回還、被劫中途、而効良又見黔師出

六廣、滇師入霑益、遽然有背亢拊扼之折、而水烏益成

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乘截黔之餘焰、遂南面

而向滇也、此番之寇、藺烏霑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

允營、其衆殆十倍于我、其目中固無滇矣、使沾翊之守

不料、則我馬必失、人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賴將士智足

料賊、勇足吞賊、以衆寡不如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

戰霑益城下、皆五日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

足奇矣、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宣慰使沙源、守備吾必奎

龍在田、郝大極、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僚、袁贊、千把總王

國忠、左世榮、范文通、石良、劉世裕、孟勝光、馬光先、普察
達等、監軍而攻謝存仁、右參政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
退賊命猶之功、甚爾撫臣洪學瑞稱吾必奎、知兵善戰、
孤孽獨樣、龍在田、續與光、贊其協守。二官所當量加
坐營都司騰毅、貴成以兵討賊、奈也、至于袁善、斯胆惟
知
君父、股掌可玩、諸繇、用兵四年、雙建奇功、不得料敵設
奇、變化無窮、更有神氣之說、整而暇、方萬號覽、拔而軍
對壘之際、從容堅立城樓、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伏
乞
皇上敕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候、一體甄敍、
仍將沙源、吾必奎、龍在田等二土司、先加陞敘、以昭激
勸、袁善暫以督府克副總兵、管治平遊擊事、覆議上
請、行臣遵照施行、
下。
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魏大章、魏大中、楊漣、下北鎮撫
司。
將逆黨原指、非刑嚴訊、文言已經獄中、深文密鍛、一一如
前依擬。上、又擬上旨、酷刑追比、詩贓完日、送刑部審

招擬罪。